

半年來——及物理學會工作報告

陳順強

今年年初，春光明媚，鳥語花香，百花齊放，爭奇鬪妍，激盪了我的心坎，於是忽發奇想，思為「治人者」，弄個一官半職，豈不亦人生一快，於是就衝動得去競選物理學會總幹事。

經過班上提名及大選，居然不蒙同學嫌棄，登上「總幹事」寶座。六月底又取得「金鑾殿」的暫時主權，坐在「殿」中唯一的一張靠背椅子上，把腳往桌子上一放，飄飄然地！

大凡新「官」上任三把火，我也不敢免俗，靈機一動，生出幾個幻想：

其一是在某大報上辦「科學週刊」，我們打算用信去“Application”，硬碰硬。先選上了「中央日報」，絞盡腦汁寫了一封「言文並茂」的函件去後，不數日收到一封用退稿信封裝的回信；去函「聯合報」如石沈大海；去信「新生報」，回信居然來了，約好了去“interview”，事情沒成，倒是得了該報一位秘書嚴肅而倨傲的教誨；去信「中華日報」，則非但回信懇切，面談後彼此之間充分諒解，又得白先慎，齊正中諸兄的大力催生，「科學週刊」終於在中華民國五十七年十月三日呱呱墜地，在此謹虔誠地預祝她「青春永駐」。但因學會人手缺乏，及為便利聯絡他系起見，「科學週刊」已移籍自立，由白先慎等殷勤培育中。

再談翻書，記得韓愈說過：「文以載道」。在中學課本上也隱約唸過「藏諸名山，傳於後世」之類的話。著本書流傳下去大概跟人死立碑一樣似乎是一件很過癮的事。但「虧」的是身在理學院，不比別人，不能信口開河，蒙頭亂「蓋」，就像在「量子力學」中要使一個函數能 square-integrable，一定要在 Hilbert space 裏才行，也就是說凡事要有根據，不然寧可三緘其口。所以不能想到就寫，這種要求大概是在「低層面」裏混飯的人所受到的一些特別箝制吧，可是奇怪的是這種要求是舉世一致的，不是「文化邊區」所特有的現象，不知幾位具代表性的台大名言論家於此以為然否？故科學界鮮有誰也不懂的「天書」出現，更乏意義曖昧的「御用名詞」。因此年方弱冠就談著作實在是太早了些，只好退而求其次——譯書。當年編「唐詩三百首」的編者與詩的作者同樣不朽，我們但願能好好地譯出一本通順流暢的物理學名著於願足矣。想到就作，設法找到徐氏基金會，訂約後於暑假一到，立即

動手。翻的是 Feynman 的 Lectures on Physics 共三冊。第一、二冊由現在的物三翻，第三冊講量子力學由現在正服役的物五負責翻。本書的作者是諾貝爾物理獎得主，是書有人譽為本世紀最偉大的物理著作，原文近百萬字，譯文當更可觀。單是書中名詞的協調就是一件艱鉅的工作，而教育部正式公佈的名詞是民國廿三年陳可忠任教育部長時審定的，不敷應用。最後決定分組進行，但實際從事後發現工作遠比當初想像的困難，為了縝密起見，先打草稿，經另一位同學校閱過再謄，最後再由各組負責人審核一遍，再由一人作最後名詞的統一及最後的過目，以求誤失減至極小。我們的目標是：內容艱澀處求深入淺出，暗晦處加註，趣味處盡量保留，文中極罕見的一些小錯誤也盡量更正，並於譯者註中說明。匆匆暑假過了，第一冊總算趕工完成，現第二、第三冊已臻完成，正在作最後的校訂工作，但願此書能早日問世。在翻書的過程中，我們一直得系主任的指導與協助，在此謹致由衷的謝意。

在上期「時空」裏，我們提出了一個構想，希望能募到一筆款項作為永久財源，以利息收入作為編輯及郵寄「時空」的財源之一，自上期「時空」寄出後，我們陸續收到了一些捐款，也得到了許多學長們的建議。大部份來信的學長均以「時空」雜誌仍有出刊的必要。至於財源除系內同學負擔大半外，其餘就只有靠學長們的捐款了。我們綜合了學長們的建議，決定「基金會」仍繼續募款，但取消數額和次數的限制，若學長們方便的話，可隨時將捐款寄交各屆推出的班代表或直接寄給我們，我們將萬分的感激。另外簽介紹信時仍請學長每封捐拾元給學會，謝謝您！

至於其他方面的活動如迎新，籃球賽均已舉行。迎新時收了每位老同學廿元，事實上有剩餘，就移作系內通訊錄和辦活動的經費。另外，我們請了幾位客座教授演講，依次有地質系客座教授羅森垂（Rosenzweig）講「X光和結晶學」；本系客座教授吳京生講「等離子（Plasma）體在太空物理上的應用」；數學系客座教授池部晃生講「物理和數學的關係」。

最後，謝謝諸位老師，學長和同學們的鼓勵和指教。